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六

起彊圉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

縣屬九真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

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

死

守式又翻
兒五兮翻

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

日有食之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

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下邳
公府及大將軍府

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

比此
至翻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

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賢曰

詩曰大賂南金和玉
和之玉磬即狄翻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

羲之純德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去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畧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蓋民可百年無

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

鵬賦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厭於鹽夫欲民殷財阜楊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要在止役禁奪

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

賢曰

鑿刻也音口結翻

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瞰苦鑒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

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誦食之變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鳥鈔求飽

鈔楚交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

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卒讀曰猝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如驪

山之徒也余謂陳涉黥布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則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

投斤攘臂登高

遠呼

呼火故翻

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

救其危也

言雖錢大方尺亦不能救天下之亂也

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

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長沙蠻反寇益陽

益陽

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以司空韓演為司徒

續

善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

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

收考授

諷雒陽令收考之也

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

殺議郎酈尊上益怒今從范書

京師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

婦謁盛歟芑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玄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雩雨不雨未定也

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

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

廣成苑在河南新城

縣

遂幸上林苑

此上林苑在雒陽西

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

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

軍

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軍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暠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

其事分著前後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

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擢

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

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爾雅翼雖歿軀體無所

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

墾秦昔翻賢曰墾音覺又音確土薄也

民數

更寇虜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租更同

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

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賢曰更謂卒更

也錢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焉於

古公

西伯天下歸仁

古父亶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

至豈復興金輦實以為民惠乎

復扶又翻

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

中官

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

懼逆上旨取過目前

過度也

呼嗟之

聲招致災害邊番凶悍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

單於豺狼之口

單與殫同盡也

功業無銖兩之效

十銖為銖二十四銖為兩

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

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長知兩翻

政未踰時功效卓

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去羌呂翻

又宜

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更工衡

翻校戶教翻

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

賦租

也更役也更也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邊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

易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

一年租賦以賜吏民為于偽翻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言重足而立也

重音直龍翻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

為北中郎將按奐傳即護匈奴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

燒度遼將軍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陁煙火相望兵衆

大恐各欲亡去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

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

誘音酉

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

屠各匈奴別種也屠直於翻帥所類翻

襲破其衆諸番悉降與以南單于

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

谷蠡

音鹿

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

還庭

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

居正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厚宥之考異曰索紀元康元年四月中郎

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

緡為單于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

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

沮在

呂翻賢曰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音徒了翻

不為諸羌所畏坐徵還以

种嵩為度遠將軍

种音冲嵩工老翻

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

為尚書

復扶又翻

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

不省

省悉景翻

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東都之臣以死

攻外戚者鄭弘陳龜二人而已

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羌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

質音致

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諸羌皆來順服嵩

乃去烽燧除候望

去羌呂翻

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蠶陵

賢曰蠶陵縣屬蜀郡

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斷丁管翻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蔭

執姊順烈皇后兄大將軍冀也蔭庇也今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根也

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

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

鮮息淺翻帝

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

按周禮注鄭衆云六宮後五前一王

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叙于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序專房之讎蔽固後宮寧復有此制乎

后

益憂恚

恚於避翻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

后於懿陵

賢曰謚法溫和聖善曰懿聰明獻知曰獻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

皇后

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脩襄邑侯弟不疑穎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

馬穎陰侯脩子桃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

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

十七人

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京兆尹也校諸校尉也校戶教

翻冀專擅威柄

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

賢曰樹置也

禁省起居纖微

必知其四方調發

調徒帛翻

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賢曰

上第第一也

乘輿乃其次焉

乘繩證翻

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

路相望

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

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

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

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

宛於元翻

之官辭冀冀賓客

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

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

比部必翻又毗寐翻連次也補朝闕謂補

朝政之闕也處昌呂翻朝直遙翻

自侍坐以來

坐但卧翻

未聞稱一長者而

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

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
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
則退

蔡澤之言

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鮮息淺翻

今大將軍位極功

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

縣請曰懸

高枕頤神傳曰木實

繁者披枝害心

范睢曰木殖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若不抑損盛權

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害殺之太

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

好呼到翻

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

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

移檄禽捕

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冀蓋敕都官從事使移檄禽捕也

遂誅武家

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

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

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

十餘人

人從才用翻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

歲白鵠賦以風

外戚歲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華崇湯宣王

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女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
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頽虧貫魚不
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徇起於驪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地剝至親並后匹嫡淫
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
是刺德用不恤暴辜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
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刻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
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
相率以禮而競弊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
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如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
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
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
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
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
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深
切故具載之懽音呼風讀曰諷

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

樂聞譏諫之言

樂音洛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

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

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

塞悉則翻

杜蔽主聽將使玄

黃改色鹿馬易形乎

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顛倒也鹿馬易形指趙

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

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

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

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居

希翻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與讀曰豫

帝既不平

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

生女猛

從才用翻

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

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

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

賢曰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

姓也敗補遺翻

遣客刺殺之

刺七亦翻

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

赦相比

賢曰相鄰比也此音毗至翻又音毗

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

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

小黃門史唐衡

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者也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

者誰乎

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

衡對中常侍單超

單音善

小

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

悺工喚翻又音綰

中常侍徐璜黃

門令具瑗

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于眷翻

考異

常私

忽疾外舍放橫

橫戶孟翻

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

曰梁將軍兄弟專朝

朝直遙翻

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

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

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脇

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齧

超臂出血為盟

齧倪結翻噬也

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

言

復扶又翻

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

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

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恃威行宮

省故敢然惲於粉翻

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

言欲謀逆

不由軌道也

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

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

丞郎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操七刀翻

欽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

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

僕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曰未央廐主乘輿及廐中諸馬後又置左駿廐令別主乘輿御馬未央廐卒

駙二十人石駿

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

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

百石主劔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

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

盱音吁

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

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

校戶

教翻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

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

百餘人朝廷為空

為于偽翻

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

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

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為皇

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冢帝惡梁氏

惡烏路翻

改皇后姓為薄

氏

以文帝薄太后家謹良也

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

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

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

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

東武陽侯左館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也

仍以館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

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

賢曰尹勲宜陽都鄉霍諡鄴都亭張敬山陽曲鄉歐陽參脩武

仁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寬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

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

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與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姓是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

郡素行暴汚至死徙者十餘人

行下孟翻

海內翕然稱之瓊

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

滂普郎翻少詩照翻

嘗為

清詔使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注云蓋三公府有清

詔員以承詔使也

使疏吏翻
案察冀州

滂傳曰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

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

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塞悉則翻

會詔三府

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

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滂奏刺史二千

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劾戶果翻又戶得翻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

汙烏故翻

間以會日迫促

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

參考以究其實也

臣聞農夫

去草

去羌呂翻

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

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詰去古翻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

處士

處昌呂翻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

姓譜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以為氏

汝南

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曇徒含翻穉傳云延熹

二年尚書令陳蕃

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

在是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

帝悉以安車立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

免不辭也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

年家拜太原太守賢曰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

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也常於家豫炙雞一隻

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日晒也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

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

置前醖酒畢

醖，林衛翻。醇酒也。

留謁則去

謁，猶刺也。

不見喪主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

聞音問。

常同被而寢不應

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

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

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

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

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

求見徵君

賢曰精廬即精舍也以其嘗蒙徵聘故稱為徵君

叩頭謝罪還所略

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勞力到翻

帝既徵肱不至乃下

彭城

下邳使

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韜面

賢曰

韜藏也

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玄孫

也

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

苦身修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不

修世務曇繼母苦烈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

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法帝又徵安陽魏桓

安陽縣屬汝南郡

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

去乎

去羌
呂翻

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

於諸子何有哉

賢曰若忤時強諫死而後
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

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

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

列校謂北軍五校尉郎
將郎三署中郎將校戶

教

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

上時掌
翻下同帝

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

與讀
曰豫

進封高鄉侯又封

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白馬

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也并

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

猶召家臣搃殺之耳

家臣謂猶古之家相也搃乙革翻

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

謂單超等五侯也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

謂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西

北列將得無解體

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

連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不經御省御進也

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翻猶今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下

省審也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都總也護監也

下同右都候劔戟士防送雲詔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盧獄使中常侍

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

忠諫獲罪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

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恐周昌

不諱之諫

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

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事見三十二卷

成帝元延元年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謂暴如商受剖

賢人之心也復

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

漢官儀曰雒陽市長秩四

扶又翻下同

百石屬大司農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郎中上官資並上疏

請雲帝恚甚

恚於避翻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

蓋三公及尚書奏也

詔切

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

濯龍池在

濯龍園中近北宮

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儒杜

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

戇陟降翻

帝謂霸曰帝欲

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使小黃門可其奏

雲衆皆死獄中

霸跪奏若為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

於是嬖寵益橫太

尉瓊自度力不能制

橫戶孟翻度徒落翻

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

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

諸梁秉權豎宦

充朝

朝直遙翻

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

復以直道繼踵受誅

橫戶孟翻復扶又翻

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

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

將衰乃陽毀示忠

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室

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周永

與尹勲同封
侯注見上

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

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

以要爵賞

要一遙翻

陛下不加清徵

范書黃瓊傳徵作激激與澄同譬之水也若清

激則塵翳在上滓濁在下不可得而混矣

審別真偽

別彼列翻

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粉墨雜糅

糅汝救翻

所謂抵金玉於砂礫

賢曰抵投也音紙

碎珪

壁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

瓊父香為尚書令甚

為和帝所親重荷下可翻

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

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

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

十

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

羌寇隴西金城塞

姐音紫又音且也翻種章勇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破

之追至羅亭

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

斬其酋豪以

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酋慈由翻

詔復以陳蕃為光祿

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

濟子禮翻

負執

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

百官志十二州刺史皆有

從事史負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

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得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羽覺其姦捕方囚繫

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

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校戶時教翻

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

第五種坐徙朔方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第宦者傳作弟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死在

延熹三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按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衛

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第五種傳匡遣客刺羽超積愆
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
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紀
似近之種傳又云衛羽為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
與三千餘人降按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
尉侯章又臧旻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然則種必不能降
無忌此說妄也
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

之稽與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

斌與彬同

結客追種及於太

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

第五倫歷

明事光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

象四七

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

藩屏上國

屏必郢翻

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

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詔封萬世為南鄉侯

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

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緯于貴翻

臣知封事已行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

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

爵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

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貲曰

貲量也衣於既翻

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

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為于

偽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

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從千對曰陛下為漢中主

中主為中

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顧輔佐者何如耳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

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與讀是以陛下可

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

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折而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臚陵會客星經帝坐

如翻

帝坐一星在太微
宮中坐徂卧翻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

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

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

博塞之戲也

上下媒黷有虧尊嚴

媒私

列翻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

嘉訓

處昌呂翻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

遠于願翻

納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

事見上卷質
帝本初元年

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時

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

本事本謂事之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賢曰

太公謂祖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

父郤也先事而圖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項難作難乃州郡

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

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賢曰六尺謂李氏

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

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

年梁冀既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

重直用翻

下重至同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

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

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

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

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

燮謹

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

而祠焉

四節之祠謂四時之祭也為于偽翻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

園祕器棺中玉具

玉具即玉匣也

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

起家瑩其後四侯轉橫

橫戶孟翻

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

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徐卧虎唐雨墮

卧虎言無人敢

櫻之也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徧於天下也
考異曰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兩墮云隨意所為不定
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
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皆競起第宅以華侈

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

僕從才用翻

兄弟姻戚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

較與權同音角

虐徧天下民不堪

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

近濟北界

近其靳翻濟子禮翻

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

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

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

之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翻即日棄官西歸唐衢

兄玆為京兆尹玆音玄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

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難乃旦翻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

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安丘縣屬北海郡載與俱歸

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今孟子古註岐所註也其發題辭亦

叙逃難之事 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復扶又翻

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

折而設翻

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積石山

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文縣南

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

而還

帥師類翻降戶江翻下同

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

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

放為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

九真

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

趾刺史

復扶又翻
夏戶雅翻

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

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

姐音紫又
且也翻零

音憐種章勇
翻允音鈗

段頰擊破之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

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

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百官志
丙署長

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官
者為之主中宮別處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

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暲為司徒

考異曰素紀在去
年按祝恬薨後有盛

允允免焉為司徒相去半
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

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

雍丘屬陳留郡故杞

國也 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

恚可忍

恚於避翻

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

王後

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

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間
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

晉書

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
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蒲內翻

丁卯原陵長壽

門火

原陵光武陵

已卯京師雨雹

雨于具翻

六月京兆扶風

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

岱山在博縣西

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余按二山並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已酉赦天下

司空虞

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掾為屬國夷寇鈔百姓

永初元年以掾為南部都尉為掾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掾居言翻

益州刺史山昱

擊破之

姓譜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

零諸種反寇三輔

種章勇翻

秋七月京師雩

公羊傳曰減雩旱祭也

公卿已下奉貢王侯半租

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

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太牢春秋秩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章聖德曰敦我已德厲我已仁字皆作已已以義同而字構異體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資吐得翻占賣關內侯占之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

假借也

錢各有差

緹他第翻又音啼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

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守式又翻

簡除煩苛

禁察非法郡中大治

治直吏翻

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

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

人齋

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朝直遙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

聽事曰

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

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

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

即父老送寵處為于偽翻

冬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

種章勇翻

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

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從才

用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

賢曰稽固猶停留也使不

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頽頽坐

徵下獄輸作左校

下退稼翻

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胡閔

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

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翻轉

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

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

復扶又翻

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

長知兩翻邠悲中翻

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

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中竹仲

翻

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

冗而隴翻

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

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宣國威澤

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

名在令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秦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

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鷯其鼠為鼯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鷯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

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將即亮翻

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

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

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賢曰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

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

零吾等

監古街翻

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內署火三月沈氏羌寇張掖

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零音憐

而道路隔

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

庵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結草

木曰菴在野曰廬

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

復通

降戶江翻復扶又翻下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

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

李翕蓋安定屬國都尉然志無安定

屬國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先悉薦翻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涼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

任音壬

而皆倚恃權

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

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滇音

顛復扶又翻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乙丑恭陵

東關火

恭陵安帝陵

戊辰虎賁掖門火

賁音奔

五月康陵園寢

火康陵殤帝陵

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

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

火百官志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閤火

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父縣賊攻

長沙郡縣

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寧本漢艾縣又按宋白續通典

分寧縣本武寧縣武寧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是時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 殺益陽令

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

度犇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

守李肅犇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

故敢乘間而進

間古覓翻

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

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

刃向爽曰掾促去

掾俞絹翻

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

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

爽門閭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

拜家一人為郎尚書朱穆舉右校

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

右校令掌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

有荊州刺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缺之後又曰統國法度按元和姓纂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

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

萬討武陵蠻

緄古本翻

考異曰帝紀三年十二月武

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出誤也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

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

先悉薦翻折而設翻

緄願請中常侍一

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

詔勿劾

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

從事中郎

將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

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

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

萬人荊州平定

降戶江翻

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

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

廷不許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滇音顛

太尉劉矩

免以太常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

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

惡烏路翻

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賢曰謂以文簿

虛降非真心也降戶江翻

帝璽書誚讓相屬

屬之欲翻

規上書自訟曰四

年之秋戎醜蠢戾

賢曰蠢動也戾乖也

舊都懼駭

舊都謂長安

朝廷西

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

稽音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

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故恥

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

賢曰先事謂前軍敗將也

庶免罪悔

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

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

上時掌翻辟毗亦翻

凡此五臣支黨半國

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

怨

郡守謂之郡將復扶又翻將即亮翻

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讞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

讎是周翻

償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

擔都濫翻

如物出於官則文簿

易考

易以政翻

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遺于季翻

鎮烏孫以公主

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

烏孫王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

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

將出即亮翻

覆軍有五

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于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戎馬賢敗

於射姑山趙冲

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

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寫之權門
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

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
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

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

就問功狀

數所
角翻

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

前事即
誣毀之

事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

下遐稼翻
歛力蟾翻

規誓而不聽

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校戶
教翻

諸公及太學

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赦天下以

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平陵

昭帝陵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

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

復扶又翻
惡烏路翻

八月緄坐軍還盜賊

復發免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

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

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毀顏謂面有憂

色臨於臣民之上無以為顏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十一月司空劉

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

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

枝葉謂中臣族親也

布列

職署

署官舍也

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

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

塞悉則翻

請下司隸校尉中二

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

司隸校尉部三輔三

河弘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

各有司馬員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邳

翻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

有遺漏續上

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上

時掌翻

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

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為度遠

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

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

為于偽翻
上時掌翻

由是拜武威太守及

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與才畧兼優宜正元帥

元帥

謂度遼將軍也

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宥官

以為與副朝廷從之以與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

匈奴中郎將

使疏吏翻

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

頽訟寃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

滇音頽種

章勇翻幾居希翻

乃復以頽為護羌校尉尚書朱穆疾宦官

恣橫

橫戶孟翻

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

常伯之任

賢曰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

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

朝直遙翻

更工衡翻

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

荷下放可翻

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

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

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被皮義翻

帝不納後穆因進

見

見賢遍翻

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

人省尚書事

復扶又翻賢曰省覽也省悉并翻

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

賢曰傳通也

皆用姓族

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

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

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者儒宿德

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

賢曰傳良聲令出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數所穆素角翻

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幾居豈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七

起關逢執徐盡柔兆敦牂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邠鄉忠侯黃瓊薨

賢曰說文云邠潁川縣也

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考異曰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為太尉今從范書將葬四方遠近

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

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酌哀哭而

去穉直利翻復扶又翻酌盧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

宰喪宰典喪者也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

記姓字衆曰必徐孺子也徐穉字孺子先悉於是選能

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

飲食為于偽翻下同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

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語牛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

與言失人

論語載孔子之言

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

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

食讀曰飢衣於既翻

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

也茅容字季偉此為如字

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

可及

亦以孔子之言語諸人蓋以甯武子況徐孺子

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

時人莫識陳留符融

符姓也此符從竹從付非草付之符

一見嗟異因以

介於河南尹李膺

古者主有偏客有介孔叢子曰士無介不見介因也

膺與相見

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

郭泰字林宗

其聰識通

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

夏戶雅翻
鮮息淺翻

遂與為友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

兩

兩音亮

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自

陽歸太原渡河而西北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好呼到翻

周遊郡國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

對賢曰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論語曰原壤夷俟言平坐踞傲也

容獨危坐愈恭

危坐正襟

盡前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

饌雞餽又雞

戀泰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毋餘半度置

食讀曰飢毛晃曰板為閣以藏

物曰度
舉綺翻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賢曰草簾也
飯父遠翻

泰曰卿賢哉

遠矣

既言賢哉又言遠矣
言其賢去常人甚遠

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

賓旅

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孝經曰
日用三牲之養賓旅猶言賓客也

而卿如此乃我

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

卒子
恤翻

鉅鹿孟敏客

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

荷下可翻甌子孕翻譙周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甌周

官考工記甌實二鬴註云六斗四升曰鬴古者陶而為
甌釋器云鬴謂鬻鬻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甌為鬻涼

州人謂甌為
鈔鬴即甌字

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

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亮少給事縣

廷為門士

鄢陵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鄢音偃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於建翻賢曰門士即門卒少詩

照翻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

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

易遇人師難遭

經師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範俗者易以豉翻

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灑所賣翻又山寄翻掃悉報翻

泰許之泰嘗不佳

謂體中有不節適也語曰不佳微有疾也

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

呵責

怒也音虎何翻

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

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

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

如此者三昭姿容

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

而善之陳留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為設

酒有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

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

子左傳晉伐齊戰於黎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預註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昔荀瑶

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

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新

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軼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

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駟子朗翻卒子恤翻遽瑗顏回

尚不能無過

論語曰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

語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

避翻

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秦不絕惡人者秦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賢曰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

是益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秦在學原

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賢曰介推之類

貞不絕俗

賢曰

柳下惠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嘗舉

有道不就

舉有道事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

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為

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

漢元謂漢初也匹儔也等也偶也

泰

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

游卒歲而已

卒子恤翻

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

誘音酉

徐穉

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

處

賢曰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非一人所能救也尹焞曰栖栖猶皇皇也處昌呂翻

泰感悟

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

濟子禮翻泰

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

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

欲為從女求姻

為于偽翻
從才用翻

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

聞而黜遣其妻

允妻夏侯氏允黜其妻欲婿於袁也

妻請大會宗親為別

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當時清議為何如哉

數所矩翻慝吐得翻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

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

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

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

否音鄙

以為與奪符融謂

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

行下孟翻下同

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

姓譜仇姓宋大夫仇牧之

後行下孟翻下同

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

蒲亭屬陳留郡考城縣

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

過元舍廬落整頓

賢曰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

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

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

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

為于偽翻
卒子恤翻

考城令河內王與署香主簿

考城縣屬陳留郡故菑縣章帝

惡其名改
曰考城

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毋少

鷹鷂之志耶

鷹鷂以鷂擊為事左傳見無禮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少詩治翻

香曰

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曰枳棘之林非鸞鳳

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

賢曰時與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乃以一月奉

資香

奉讀曰俸

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刺謁之

書姓名以自通求見曰刺

秦漢之間謂之謁

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

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

賢曰宴安也朱子曰宴居閒暇無事

之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

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

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三月癸亥隕石于鄠

鄠縣屬扶風鄠

戶音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

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

等逃入深山宿賊言積久為賊者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

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

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

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易以當須諸郡所

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申令者既下令而申言之

也申重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

以失火自咎責也勞力到翻

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

并力耳所亡少少

少詩治翻

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敕令秣

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

復扶

又翻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

延熹五年尚刺荊州至是三年矣

羣寇悉定封右鄉侯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

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

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

勝音升

護駕從事桂陽胡騰上言

護駕從事蓋荊州刺史所遣護車駕者也

天子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

乘輿所幸

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

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縣

荊州刺史得察舉所部郡

縣而不可得察舉扈從之臣若比司隸校尉則得察舉其姦故肅然也

帝在南陽左右並

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

名為郎位

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即位積聚也

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

斷丁管翻

於是

詔除乃止

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十二月

辛丑車駕還宮 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

卒

汝陽縣屬汝南郡
武原縣屬彭城國

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矜

潔少所與

少詩
治翻

以此為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

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

從才用翻
長知兩翻

左右益

忌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

寇氏本上
谷昌平人

吏承望

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

劾榮以擅去邊

刺史蓋幽州刺史也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有詔捕之榮逃竄

數年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

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

女子七月生齒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賢曰

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支翻余案前書音義批音蒲結翻抵諸氏翻青蠅之人所共構

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污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令陛

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殘詔之吏張

設機網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謂剪伐松

栢如人之髡剔也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朝直遙翻是以不敢觸突天

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救

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

賢曰春夏生長

萬物故不宜怒為于偽翻下同

淹恚不為歲時怠

滯怒淹恚言怒恚積蓄久而不化也恚於

避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逐臣者

窮人途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

史記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

費無極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員音云

漢求季布

見

十卷高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

以蠲除

賢曰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

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

力賢曰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

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

覆敷救翻

地厚而無以自

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

遠于願翻

如臣犯元惡大慙

賢曰慙惡言元惡之人太為人之所惡也慙徒對翻

足以陳原

野備刀鋸

賢曰鋸則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

陛下當班布臣之所

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

九棘平臣之罪

周禮秋官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焉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槐取其懷來棘取其赤心外刺

而閭闔九重

賢曰閭闔天門也重直龍翻

陷穽步設舉趾觸罟罟

賢曰穽阮穽也說文罟兔網也

置亦免網也音浮嗟

動行絺羅網

絺古賣翻罽也

無緣至萬乘之前

乘繩證翻

永無見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

復扶又翻

蓋忠臣殺身以

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

難

史記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

深父乃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難乃旦翻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

左傳驪姬

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

馬太子曰我辭姬必有罪遂縊而死

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

哉乞以身塞責

朝直遙翻
塞悉則翻

願陛下勾兄弟死命

賢曰勾
乞也音

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

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

先悉薦翻
省悉井翻

遂誅榮冠氏由是衰

廢

考異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書榮傳云
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

死果在何年按襄楷實武上書
皆言梁孫冠鄧之誅今置於此

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賢曰史
記曰老

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為周守
藏吏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

陽縣苦音
戶又如字

勅海王悝素行險僻

悝苦回翻
行下孟翻

多僭傲不

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

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

道興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悝外聚剽輕不逞之

徒賢曰剽悍也逞快也謂被冤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余謂不逞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

剽匹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

斥臣朝直遙必有羊勝伍被之變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

十九卷武帝州司不敢彈糾州司謂州刺史之屬傳相不能匡輔

陛下隆於友于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不忍遏絕恐遂滋蔓滋長也蔓延也

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

法處昌呂翻

法決罪定乃下不恣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

所許少詩治翻

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惺果謀為不道

帝紀曰惺謀反有

司請廢之詔貶為瘿陶王食一縣

賢曰瘿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瘿

陶縣西南瘿於郅翻

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

正校戶教翻

千秋萬歲殿火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

刺史殘暴貪婪

婪盧舍翻

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

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

重直用翻

秉

因奏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

猥受過寵執政操權

操七刀翻

附會者因公竊舉違忤者求

事中傷

忤五故翻中竹仲翻

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

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

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

復扶又翻

近其靳翻

昔懿公刑邴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

卒有竹中之難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

鄢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鄢以鞭扶職職怒鄢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弑公納諸竹中邠音丙又彼病翻鄢左傳作歆昌欲翻卒子恤翻難乃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畀與也詩曰取彼讒人旦翻若

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

掾屬詰之曰

賢曰召秉掾屬問之詰去吉翻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

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

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載寺

人披之言此經典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此漢制也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

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官

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飲為姦

釁力
贍翻

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

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

東武城屬清河郡據官者傳瑗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上時掌翻

詔貶為都鄉侯超

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

考異曰楊秉傳南巡之明年秉劾侯覽則是在此

年矣官者傳韓續奏具瑗瑗坐奪國為鄉侯與秉傳所云削瑗國共是一時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范

不同今從范書

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

勲等亦皆奪爵

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

從使復兼倍於此

驅役者嬖倖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

而為之使者也復扶又翻

而鄧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

譖訴

更工衡翻

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

漢官儀曰暴室在掖

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者亦就此室

河南尹鄧萬世虎賁

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

下選稼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

羌破之

姐且也翻又音紫

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

元羣罷北海郡

宛陵縣屬河南尹

臧污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

賢曰溷軒廁屋

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

宦官膺竟反坐

反坐按其罪而不得行反自坐罪

單超弟遷為山陽太

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

考鞠而致其死罪也緄古本翻

中官

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

美業

固障固也

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

没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夏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

安陵惠帝陵也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

壞音怪

特留

雒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

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

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

土競立肩嗣繼體傳爵

順帝陽嘉四年著令聽中官以養子襲爵

又嬖女充

積冗食空宮

無事而食謂之冗食冗而隴翻

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

極竒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

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

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

要一遙翻

父兄相代

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

好呼私到翻

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惟陛下開廣諫道

諫道謂言路也

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

遠于願翻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

風至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

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

復扶又翻下同

拜為議郎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

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

任音

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

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為城

零陵郡武帝置

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

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

避難

難乃旦翻

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

而沮國威乎

孥音奴沮在呂翻

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

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此則今刻車弩之類

賊激流灌城球輒

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

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郎將率步騎三萬餘人救球發

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

為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叙為賊所執及任胤皆徵棄

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

入荊州界度尚懼為已負

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為罪

乃偽上言

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

上時掌翻下追稼翻

辭狀未

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

竹約為節械節亦械之刻

約處也

考異曰按張磐會赦得原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會何赦也六年三月赦前此二年永康元年六

月赦後此二年今從帝紀

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

曰磐備位方伯

古者八州八伯漢州刺史古方伯之任也

為尚所枉受罪牢

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恐以

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

尉

以傳車召致廷尉也
傳株戀翻又直戀翻

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

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

上時掌翻

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閏月甲

午南宮朔平署火

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
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

段熲擊

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

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

落

降戶江翻

封潁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

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即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暢

龔之子也

王龔事安帝為公

嘗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

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

破其家業也

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

召讀曰邵

皆以溫厚為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

惡難以聞遠

聞音問

郡為舊都侯甸之國

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為

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光武起於南陽其

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故云然

園廟出

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

賢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

野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

不如行恩孳孳求姦

孳孳猶汲汲也

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

論語載子夏之言陶音遙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

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歛

稅錢

賢曰畝十錢也余據宦者傳張讓等說靈帝畝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田租三十稅一

而計畝歛錢則自此始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

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茂愷之子也

劉愷以讓國重於時位至公

郎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為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

帝帝將立之為后司隸校尉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

廢所因漢立飛燕脣祀泯絕事見三十三卷宜思閹

之所求閹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

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

不娶廢人倫也遠于願翻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竇貴人為皇后拜武為特進城

門校尉封槐里侯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陳蕃

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

數所角翻下同

請加原宥升之爵任

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

忠賢武將國之心膂

將即亮翻

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

李膺等舉邪臣肆之以法

賢曰肆陳也

陛下既不聽察而猥

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

觀聽為之太息

為于偽翻

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

捨安國於徒中

賢曰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此言

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

緄前討蠻荆

均吉甫之功

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玁狁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

蠻荆皆使來服宣王之威緄以順帝時討武陵長沙蠻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祐數臨督司有

不吐茹之節

賢曰謂祐奏梁冀第旻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數所

角翻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

膺為漁陽太守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度遼將軍則屯并部

是其著威遺愛之地

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

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

復扶又翻下同時

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

京師

野王縣屬河內郡而河內郡屬司部畏膺察舉其罪故逃還京師也

匿於兄家合柱

中合木為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值兩屋相合處也

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

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

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

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

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

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

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

氣

屏必郢翻

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

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

頽弛丈爾翻壞也

而膺獨持風裁

賢曰裁音才代翻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云

賢曰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

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數千薄集龍門下不得上上則為龍被皮義翻

徵東海相劉寬

為尚書令寬崎之子也

劉崎事順帝為司徒崎丘宜翻

歷典三郡

賢曰東海

王彊曾孫臻之相也按寬傳云是年自東海相徵為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雖

在倉卒

卒讀曰猝

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

古者鞭用生皮為之

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

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

爽言正指帝多內寵也左傳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灾於是乎節宣其氣也施式智翻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

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

時亦罔或克壽

尚書無逸之辭

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

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賢曰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喪息浪翻

臣

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

從才用翻從官

謂後宮有爵秩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復扶又翻下並同

空賦

不幸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

內

塞悉則翻

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

一皆遣出使成妃合

妃讀曰配

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

中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

戶謂著戶籍於官者

也滅戶則無老無弱皆死於饑無復遺種也

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

甫現代為度遠將軍規自以為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

上病不見聽

數所角翻
上時掌翻

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

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

遠于願翻

當急舉秦

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

度遠將軍屯西河界并州刺史所部也皇甫規字威明賢曰言

欲歸第避仕
宦之塗也

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

為于偽翻

何能

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

河水清

濟子禮翻

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為司徒

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

罽居例翻西夷

織毛為布曰罽

淳金釳器

釳去厚翻說文金飾器口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史言其非禮生祖卧翻

鮮卑聞張真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

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

七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

詛莊助翻

於是上郡

沈氏安定先零諸種

種章勇翻

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

毒

被皮義翻

詔復以張真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護匈奴中

即將秩比二千石

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度遼

將軍及護烏桓校尉營也

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為蠡吾侯

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

房植有名當朝

朝直遙翻

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

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揣初

委翻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為譏議也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

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

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

瑨即刃翻晊音質

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

朝郡朝也公卿牧守所居皆曰

府朝直遙翔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

唐衡以屬資

行下孟翻屬之欲翻

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

捶書佐朱零

百官志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零仰曰范滂清裁

賢曰裁音才代翻裁制也言其清而有制也

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

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

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孟博范滂字也諾者隨言而應無所違也畫諾

猶畫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公孝岑暄字也嘯吟也言

但坐而吟嘯於郡事無所豫也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

為其冠

冠古玩翻

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更工衡翻

學中語

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

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

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

否音鄙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屣履者履不躡跟也

宛有富賈張汎者

宛於元翻賈音古作張汎謝承書作張子禁今從岑

岑傳

傳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

此得顯位用勢縱橫

鏤郎豆翻好呼到翻遺于季翻橫戶孟翻

岑晊與賊曹

史張收

賊曹主盜賊事

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

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

趙津貪暴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

丁度集韻

瓚職日翻

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

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者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

瓚瓚皆下獄

下遐稼翻

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棄市山陽太

守翟超

翟萇伯翻

以郡人張儉為東都督郵侯覽家在防東

百官志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

覽喪母還家

喪息浪翻

大起塋冢

塋音營

儉舉奏覽罪而覽伺

候遮截

截昨結翻

章竟不上

上時掌翻

儉遂破覽冢宅籍沒

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

復扶又翻

御進也謂其奏不

部至平陵逢覽母儉按劔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

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

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埋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遺

類苑康傳亦云張儉殺侯覽母按其宗黨或有逆匿太

山界者康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徵詣廷尉坐

徙日南案侯覽傳云覽喪母還家陳蕃傳云翟超沒入

侯覽財產坐髡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苑康

不止徙日南也侯覽傳又云建寧二年喪母蓋以誅黨

人在其年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

致此誤耳

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

嵩古老翻

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

歸戲射殺之

將即亮翻射而亦翻

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

屬無少長悉考之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掾吏以下固爭浮曰徐宣

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

暴其尸

暴步木翻

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

鉗輸作右校

校戶教翻

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瑯瑯超

浮等罪

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矩按時胡廣為司徒非矩也

帝不悅有司劾

奏之茂不敢復言

劾戶堅翻又戶得翻復扶又翻下同

蕃乃獨上疏曰今

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

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

深

難乃旦翻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賢曰言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

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

之

賢曰五侯謂胤讓淑忠戟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

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

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縉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

乎去惡

去羌
呂翻

至於陛下有何悁悁

說文曰悁悁恚
忽也悁縉年翻

而小

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

長知兩翻
為于偽翻

必加

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

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

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

從才用
翻橫戶

孟翻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

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以重賞

申屠嘉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董宣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

未聞二臣

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

惡鳥路翻

妄相交構

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噓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

政之源

噓與啼同塞悉則翻與讀曰豫

引納尚書朝省之士

朝直遙翻

簡練

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

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

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

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

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天文志太微天

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坐徂卧翻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

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

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法無繼嗣

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傍竹栢葉有傷枯者臣考異曰帝紀此年十二月書雒城傍竹栢枯傷誤也

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此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

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

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

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

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

梁冠孫鄧並見族滅

賢曰梁冀冠榮孫壽鄧萬世等也

其從坐者又非

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

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

事見上卷二年

被皮義翻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

文王一妻誕至十子

史記太如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

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眡季載同母兄弟十人

今宮女數千

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

螽斯言后妃不妒忌子孫衆多

也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

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

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

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

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公羊傳西狩獲

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蓋以為異也見賢遍翻

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書奏不省

閒讀曰開省悉井翻

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

妲己是出

好呼到翻下同殷紂冒色有蘇氏以妲己女之妲當割翻

葉公好龍真龍

游廷

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謂已受熏

腐之刑得罪于天者也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

為于偽翻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賢曰浮屠即佛陀此聲之轉耳謂佛也

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

惡烏路翻去羌呂翻

今陛

下者欲不去

者讀曰嗜

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

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賢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

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

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

單與殫同

奈何

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

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

數所角翻

尚書承旨

承旨謂承

宦者風指也

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執假借星宿

背蒲妹翻宿音

秀

造合私意

合音閤牽合也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

下

翻稼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

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司寇二歲刑也

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

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

好呼到翻

常躬自

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

百官

志符節令秩六百石為符

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瓚言

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瓚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

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暉之亡也

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賢曰望怨也余謂望責望

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左傳之文相息亮翻累力瑞翻

公孝

以要君致釁

要一遂翻

自遺其咎

遺于季翻

吾已不能奮戈相待

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

新息縣屬

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長知兩翻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

案驗掾吏欲引南

引南者引車南行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

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

聞之亦面縛自首

首式救翻

數年間人養子以千數曰此賈

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河南張成善風角

賢曰風角謂候四方

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

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考異曰黨銅傳云膺為河南

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

伎渠綺翻

帝亦頗訊其

占訊問也

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

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

更工衡翻說文

曰誹謗也蒼頡篇誹非也疑亂風俗

考異曰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

於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

下追稼翻下同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

經三府

案文案也以考驗為義

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

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左傳晉范宣子囚叔

向祁奚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豈有罪名不章

而致收掠者乎

掠音亮

不肯平署

賢曰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下

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時宦官專權置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都官詔獄所未有也下

遐稼翻

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

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

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

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

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賢曰帝謂天也陶音遙

如其有罪祭

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

復扶又翻

帝諱其

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考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書蕃

免在七月蕃傳上書極諫曰膺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

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徙在建

寧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免則蕃傳所云疑非蕃

書也又袁紀無陳蕃免事靈帝即位以太尉陳蕃為太

傅按蕃免後有太尉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

周景蓋袁紀誤也

染謂獄辭所汙染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

也逮謂連及也

不得與

與讀曰豫

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

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

黨人所附也

薦張奐事見上卷六年張鳳上書事見五年

臣宜坐之朝廷知

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

行下孟翻下同

時人謂之李

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

百官志凡郡國守相

嘗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高密縣屬北海國

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

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

卒子恤翻

後密去官還

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

閉門掃軌

賢曰軌車迹也言絕人事

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陵清高士

劉勝字季陵

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位為大夫謂在朝列也見禮上賓謂郡守接遇之也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賢曰寒蟬謂寂默也

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無聲

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

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九月以光祿

勲周景為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以光祿勲

汝南宣酆為司空

姓譜宣以謚為氏

以越騎校尉竇武為城

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

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

兩宮謂天子及皇后

悉散與太學諸

生及勾施貧民

勾居太翻與也施式豉翻

由是衆譽歸之匈奴烏

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

降戶江翻

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

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

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

抄滋甚

抄楚交翻

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

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

夫音扶濊音穢貊莫百翻

從右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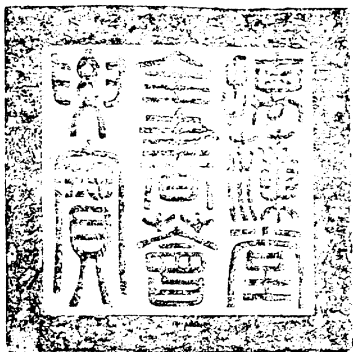
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

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盡有

匈奴故地
敦煌徒門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八

起疆圉協洽盡重光大淵獻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

是年六月始改元

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栩掠雲陽

二縣皆屬左馮翊宋白曰耀州華原同官縣本漢殺栩縣地雲陽故城在今縣西北六十里零音憐殺音丁活

翻又音丁外翻羽音詡

煎當諸種復反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段熲擊之於

鸞鳥

類高迴翻鸞音
翟鳥讀曰雀

大破之西羌遂定

夫餘王夫台

寇玄菟

夫音扶菟
同却翻

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

守武
又翻

夏

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

兩營京兆虎牙營
扶風雍營零音憐

殺千

餘人 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

莫敢復為黨人言者

復扶又翻朝直遙
翻下同為于偽翻

賈彪曰吾不西

行大禍不解

賈彪
類川至雒陽為西行

乃入雒陽說城門校

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

說輸芮翻
諝私吕翻

使訟之武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

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

譎古穴翻
喪息浪翻

今不慮前

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

難乃旦翻

必將復及

趙高之變不朝則夕

謂望夷宮之事也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

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

錄事無效驗

謂自去年興獄至今事終無其實也校戶救翻

臣惟膺等建忠

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

高古契字音息列翻

而

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

留神澄省

澄清也省察也省悉井翻

時見理出

賢曰時謂即時也

以厭神鬼

喁喁之心

喁魚恭翻

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

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緄古本翻考異曰武傳武上疏曰

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尚書郎張陵

皓皓俱為翻姓譜苑康姓譜苑姓商武丁之子受封於

何楊喬邊韶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戌戴恢等

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内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

近習專樹饗饗

饗吐刀翻饗他結翻

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

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

其所

否音鄙
譽音余

寶愛天官惟善是授

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

如

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是年

魏郡言嘉禾生巴郡
言黃龍見見賢通翻

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

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

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

上時掌翻為
于偽翻下同

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

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

賢曰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

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

更工衡翻

迭為唇齒其意如

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賢曰探湯喻去之疾

也見論語探吐南翻

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

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

賢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見史記首陽山在雒陽東北杜佑曰偃師縣有首陽

山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鄭玄註周禮曰木在手曰桎在足曰

梏桎之日翻梏工沃翻

李膺等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

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

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考異曰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

人並坐下獄書名三府案陳蕃以訟李膺免即膺等下獄已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紀為兩無所用故去之又改書三府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為王府劉攽曰當為三府

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

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請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

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

數千兩

兩音亮

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

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

舉鉤黨

賢曰鉤謂相連也下逮稼翻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

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

上時掌翻

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

答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

掾俞絹翻賢曰續漢志每州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

舍也音知戀翻坐傳舍召弼而責余謂髡答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答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

傳舍而責史弼也

詔書疾惡黨人

惡烏路翻

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

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

賢曰疆界

也理正也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記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

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翻前書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他郡自有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

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

相息亮翻

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

郡僚職謂郡諸曹掾史也

遂舉

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

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

會工外翻

邊韶陳留人

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

數所角翻

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

主

妻七細翻

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秋八月

巴郡言黃龍見

見賢通翻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

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

上時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言耳太守不聽 六月

大水勃海溢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零音憐張奐遣司

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酋慈由翻

三州清定時奐督幽并涼三州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

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弘

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奐燉煌淵泉人拜

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董卓事始此

十二月壬申復癭陶王悝為勃海王

悝，賊事。見上卷。延熹八年癭於

郅翻悝
苦回翻

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

年三十六

戊寅尊皇后曰

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

見賢
遍翻

唯采女

田聖等有寵后素忌恐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

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

儵式
竹翻

問以國

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

賢曰解瀆亭在今定
州義豐縣東北杜佑

曰義豐漢之
安國縣也

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

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

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

將即亮翻

奉迎宏時年十二

考異曰范書云即帝位年十三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

二年誅黨人時云
年十四袁紀是也

孝靈皇帝上之上

諱宏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宏之字曰大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

考

異曰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于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

為大將軍亦在迎前太尉陳蕃為太傅
考異曰帝紀立靈帝後今從之
拜蕃太傅在即

位後傳在前緣有蕃責尚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
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

事三人謂之參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

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賢曰言人主雖亡法

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余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之文言人主雖死亡事之如生存

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

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小雅曰或息偃在牀

於義

安乎諸尚書惶怖

怖普布翻

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

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

位改元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

賢曰宣陵在雒陽東南三

十廟曰威宗 卒未赦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

西羌 去年熲定西羌 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 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羌六

年規薦張奐至永康元年七年之間羌之叛服無常降戶江翻 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

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

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

先零東羌雖數叛逆 數所角翻 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

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躊躇猶豫也又

也住足

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

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

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復扶又翻

唯當長

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

種章勇翻下同

近

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

從子容翻

而久

亂并涼畧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復扶又翻下同

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

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脇下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

兩音

亮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

賢曰無慮

都凡也毛晃曰總計曰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

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

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事見五十卷安帝元初五年

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

事見五十三卷冲帝永嘉元年

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

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

劣伏待節度

驚音奴

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上時掌翻

頽於是將

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賢曰彭陽高平並縣名屬

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

賢曰山在今原州平高縣杜佑曰平高縣即漢之高平也

虜兵盛頗衆皆恐頗乃令

軍中長鎡利刃

范書段熲傳作張鎡利刃

長矛三重

重直龍翻

挾以强弩

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

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

呼火故翻

衆皆應聲騰赴馳

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

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頗錢二十

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

百官志中藏府今屬少府掌中幣帛
金銀諸貨物調徒帛翻藏沮浪翻
拜頰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

沈約曰孝元皇謚法所不載今按周公謚法能

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主
義行德曰元靖民則法曰元

夫人夏氏為孝元后

夏戶

雅翻考為孝仁皇

謚法貴賢親親曰仁

尊帝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皇祖

解濟亭侯淑也皇考侯萇也賢曰慎園
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為二皇陵

夏四月戊辰

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鄲免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

樂音

洛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以太中大夫劉矩為太

尉 六月京師大水 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

侯武子機為渭陽侯

考兩漢志無渭陽縣蓋因舅氏之親而為封國之名

兄子紹

為鄠侯

鄠音戶

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

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

說輸

足下之於漢

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

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

勲之有

自和帝無嗣安帝以肅宗之孫入立冲質短祚桓帝以肅宗曾孫入立桓帝無嗣又以肅宗玄

孫入立是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也圖以族屬之遠近寫為圖也牒譜第之也

豈可橫叨天功

以為已力乎

橫戶孟翻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

長八尺二寸

長直亮翻

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

少詩照翻

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

倡音昌

植侍講積年

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

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

偽為于翻

臣雖無素

潔之行

行下孟翻

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孔子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以不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詩云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

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

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

上時掌翻

竟不受封

段熲將輕

兵追羌出橋門

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經注云橋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

晨夜兼行

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

賢曰即上郡奢延縣界也水經注奢延水出奢

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于河洛川在奢延水南賢曰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

水余攷鮮水既捷乃追戰于靈武谷此鮮水非甘州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連破之又戰

於靈武谷

賢曰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余據前書地理志北地郡有靈武縣靈武谷

當在此縣界非唐

羌遂大敗秋七月熲至涇陽

涇陽縣屬安定

靈州之靈武縣也

郡賢曰故城在今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

原州平涼縣南

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

種章勇翻

段熲

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

下退稼翻

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

復扶又翻下同

軟乳究翻柔也

所以比陳愚慮

比毗至翻

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

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降戶江翻

聖朝明鑒信納瞽言

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

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

賢曰傷敗曰衄音女六翻

又言羌一

氣所生不可誅盡

賢曰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

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

汚烏故翻

臣伏念周秦之際戎

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

剽匹妙翻

發冢露尸

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

師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欲

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

澍音樹又音注時雨也

歲時

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

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杜佑曰橋門以

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
寧平涼郡地屬之欲翻

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

無應折衄案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桓帝延熹九年
與督三州二營

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賢曰獷惡貌
也音各猛翻

誕辭空說僭而無徵

左傳臧會卜為信與僭
杜預註曰僭不信也

何以言之

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宣帝時趙充國擊西羌
降者三萬餘人徙之金

城置金城屬國以
處之令使也音零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

至今為鯁

賢曰鯁與梗同梗病
也大雅云至今為梗

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

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

數所角翻下同
創初良翻傷也

而欲

令降徒與之雜居

降戶江翻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

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

使能殖

賢曰殖生也左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本規三歲之

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

杜預曰燼

火餘木也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賢曰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

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

卒子恤翻終也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

量音

亮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

事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八年

及臨朝

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

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

嬈及諸女尚書

賢曰女尚書內官也嬈音乃了翻

旦夕在太后側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

數所角翻朝直遙翻

蕃私謂

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

操千高翻

濁亂海內

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

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況今

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

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

為于偽翻塞悉則翻

武乃白太后曰故

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

省內謂禁

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省諸署也

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

與讀

曰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

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

漢元漢初也

世有宦官但

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

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

數白誅曹節等

復扶又翻
數所角翻

太后允豫未忍

允音
淫

故事久

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蹢蹢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

秉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

公秉泰
爵也此

以爵為氏秉繩證翻昕許斤
翻趙夫人即趙嬈颯音立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忤五故翻
中竹仲翻

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

朝直遙翻謂
舉朝之臣也

汎汎東

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

其禍難量

量音良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

晉書天文

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太微天子庭

也侍中劉瑜素善天官

天官即天文也史記天官書猶後之天文志

惡之惡烏

翻路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

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

速斷大計

斷丁亂翻

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

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

黃門山冰代之

姓譜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或云烈山氏之後

使冰奏收長

樂尚書鄭颯

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樂音洛下同

送北

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

復扶又翻下同

武

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璿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

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

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

長樂

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

考異

曰范書帝紀作丁亥袁紀作辛亥按長歷是年九月乙

巳朔無丁亥今從袁紀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

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

呼火故翻下同

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

亮等十七人

長樂從官吏掌太后宮從官從才用翻共音龔

叩血共盟

叩色謀治翻

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

切切猶言迫急也

請出御德陽

前殿令帝拔劔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蔡信

閉諸禁門

賢曰蔡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省入者本官為封蔡傳審

印信然

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

門令

詔板所謂尺一也

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水冰疑不受

詔甫格殺之并殺勲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

璽斯氏翻

綬音受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

謁者掌守門戶文帝自代邸入立有

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是也
雒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

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

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

校尉紹共射殺使者

射而亦翻

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

都亭

雒陽都亭也
校戶教翻

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

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

承明門

難乃旦翻
內曰公未被詔

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

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
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到尚書攘臂

呼曰呼大故翻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

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

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謂武子機封渭

陽侯兄子紹封鄴侯紹弟靖封西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

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謂此非不道而何公為宰

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復扶又翻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

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劔叱甫甫兵不敢近乃

蓋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從袁紀

黃門從官騶蹋蕃曰

從才用翻騶側尤翻

賢曰騶騎士也

死老魅

魅明秘翻物老而能為精怪曰魅

復能損我曹員

數奪我曹稟假不

稟給也假借也不俯九翻

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

郎將張真徵還京師曹節等以真新至不知本謀矯制

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真率五營士討武夜

漏盡

天且明也

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板

門

北宮南掖門曰朱雀門將即亮翻

與真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

陳

陳請曰陣

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

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

服中官

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

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

兵降略盡

降戶江翻

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

都亭

泉工亮翻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

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

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

會工外翻

遷皇

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

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

姓諧巴巴

國之後後漢又有揚州刺史巴祗

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

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

肅勃海高城縣人

縣令見肅入

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

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

被皮義翻

曹

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

育陽縣屬南陽郡

王甫遷中常侍黃

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

共音黨姓譜共商諸

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

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

志士大夫皆喪氣

喪息浪翻

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

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

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掠音亮

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殞歛武尸行

喪

掾俞絹翻歛力贍翻

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已子

與令史南陽張敞

百官志大將軍府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

共匿之於零陵

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

等所賣固辭不受以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

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

臚陵如翻相况羽翻

冬十

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

國聞人襲為太尉

聞人姓也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

十二月

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濊音穢貊莫百翻

是歲疏勒王季

父和得殺其王自立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

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

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峭音七笑翻

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

餘落自稱汗魯王

史言烏桓強盛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月

乙巳尊為孝仁皇后居永樂宮

樂音洛

拜其兄寵為執金

吾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 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

御坐上

見賢通翻
生祖卧翻

癸巳大風雨雹霹靂

霹靂震霆也
考異曰帝紀建

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癸巳大風按張

奐傳論陳寶薦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

拔大木百餘

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

不如禮天乃動威

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葬周

公子畢示不敢臣也今寶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

被皮義翻

妖青之來皆為此也

偽翻

宜急為收葬

偽翻

徙還家屬

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蠲吉元翻

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

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賢曰顧旋

視也復反復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上深嘉與言以問諸

常侍左右皆惡之

惡烏路翻

帝不得自從與又與尚書劉猛

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

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

俸贖罪

俸扶用翻

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

女子之祥

詩小雅無羊之辭鄭玄註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伏惟皇太后定策

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胥臣曰康誥曰父不

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尚書康誥無此語

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

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

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

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

前世以

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凱風慰母之

念

書堯典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註云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于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辭

今功臣久外未

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電亦由於茲

雨于具翻

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

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

離遭也

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

詩國風黃鳥曰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

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

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賢曰四公謂劉矩為太尉

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臣斷
斷倚無他技孔安國註云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素空
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鼎
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

其任據是年聞人襲已代劉矩為太尉餘三公亦不與賢註合斷丁亂翻折而設翻餽音速可因災

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

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惡烏路翻出為廣陵府

丞府丞即郡丞也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他罪

收弼掠死於獄掠音亮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

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

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

龍蛇之孽賢曰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

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

賢曰艷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之

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艷妻煽方處別彼列翻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賜秉之于也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六月以

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

駟為司空駟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詔遣謁者馮

禪說降漢陽散羌

說輸芮翻降戶江翻

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

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復扶又翻

不如乘虛放

兵

放兵謂縱兵擊羌也

勢必殄滅。頽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

山四五十里

魏收地形志安定鶡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

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夏

雅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

復扶又翻下同

分兵守谷上下門

頽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頽遣千人於西

縣結木為柵

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嶠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

禹貢所謂嶠冢導漾東流為漢其發源之地也段頽討羌起于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賊于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頽乃于西縣結柵以遮之以

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類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賢曰西

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縣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

之廣占曠翻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

山

上時掌翻

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

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

以下萬九千級

帥所類翻

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

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

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

畜許又翻

費用四十

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周書秦誓之辭亶誠也

夫蠻夷戎狄氣

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

樂音洛惡烏路翻

亦與人同

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

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

裔

裔邊也處昌呂翻

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

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

否音鄙艾讀曰刈

豈

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

冤故也

侵冤者為所侵刻而銜冤

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

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

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耶夫御之不得其道雖

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

明之為將

段穎字紀明犯太宗嫌諱故稱字

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

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

夏戶雅翻

州郡討平之

丹楊山越圍太守

陳黃黃擊破之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寇擾郡縣蓋自此始其後孫吳

悉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土

初李膺等雖廢錮

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

天下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

共相標榜為之稱號

賢曰標榜猶相稱揚也余謂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

榜猶言表揭也更工衡翻

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翌

翌范書作昱

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

陽宗資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

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行下孟翻

張儉翟超岑晷苑康

翟菴伯翻晷之

日翻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賢曰導引也言謂所宗仰者

度尚及東

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

風俗通曰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

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取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

陳留秦周魯

國蕃嚮

賢曰蕃姓也音皮

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

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

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邈稼翻

侯覽怨張儉尤甚

以破其冢宅也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

覽鄉人朱並素

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

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

儉等

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也

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

超劉儒范滂等

賢曰鉤謂相牽引也

請下州郡考治

下邈稼翻治直之翻

是

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

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

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

其奏

軌法度也君君臣臣所謂法也為人臣而欲圖危社稷謂之不法誠是也而諸閹以此罪加之君子

帝不之悟眠元帝之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者閹又甚焉悲夫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

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

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

生故吏並被禁錮

被皮義翻

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

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

錄記也牒籍也時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計各錄記其姓名于譜

牒

殺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

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

羌挹詔書閉傳舍

征羌縣屬汝南郡本當鄉縣光武以來歆有平羌之功改為征羌侯國以

封之因名焉滂縣人也賢曰傳驛舍也音伏牀而泣一

知戀翻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鄢陵縣東南

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

為于偽翻

即自詣獄縣令

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

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塞悉則翻累力瑞翻

又令老

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

養

仲博滂弟字也供俱用翻養羊尚翻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

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

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

相息亮翻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

李杜謂李膺杜密

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

復扶又翻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

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

行義者

行下孟翻

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牛懈翻
眦士鮮翻

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

關亦離禍毒

離與罹
同遭也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廢禁
謂廢

棄而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

為于偽翻詩大雅瞻卬之辭毛氏曰殄盡也瘁病也瘁似醉翻

漢室滅矣但未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正月之辭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

視烏集于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考異曰范書以泰此語為哭陳寶衣紀以為哭三君八

俊今泰雖好臧否人倫

好呼到翻
否音鄙

而不為危言覈論

覈謂

深探其實也

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處昌呂翻

張儉亡命

困迫望門投止

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

莫不重其名行

行下孟翻

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

考兩漢志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衍操千高翻

篤引欽就

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

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

賢曰

明廷猶言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

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

然家

戲許宜翻姓譜伏戲氏之後

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

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

為之殘破

偽為于翻

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

賢曰抵歸

也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

送獄

相息亮翻

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

謂自保無

他而納儉因舍止而藏匿之

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

曰家事任長

任音丘長知兩翻

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

能決乃上讞之

賢曰前書音義曰讞請也上時掌翻讞音宜桀翻

詔書竟坐褒

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

儉傳云建安初

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縣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夏馥聞張儉

亡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

汙烏路翻

一人逃死禍及萬

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

須與鬚同

入林慮山中

慮音廬

隱

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

瘁似醉翻

積二三年人

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

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

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

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

膺善亦被收捕

顓魚容翻
被皮義翻

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

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惟黨事

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初太尉袁湯

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

據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
審端徑術之術音遂又據

說文術邑中道讀從入聲
則二音皆通隗五罪翻

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

尺稱

證翻少時中常侍袁赦

考異曰袁紀作袁
朗今從范書袁隗傳

以逢隗宰

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

甚不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

歸之輜輶柴穀填接街陌

賢曰說文曰輶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

自蔽隱柴穀賤者之車袁紹事始此黨錮既死而誅宦官者二袁也人不為善而欲去害已者天其許之乎

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閔少有操行

俠戶類翻從才用翻少詩照翻

行下孟翻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醜之無所受

數所角翻閔見時方

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

矣

先公謂袁安也三卻謂晉大夫卻錡卻犇卻至也卻氏世為晉卿三子者憑藉世資驕奢侵權為厲公所

殺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

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

室初范滂等非許朝政

賢曰許謂橫議是非也
許居謁翻朝直遙翻

自公卿

以下皆折節下之

折而設翻
下遐稼翻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
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

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處昌呂翻復
扶又翻橫戶孟翻為于偽翻篲祥歲翻

卒有抗儒燒書

之禍

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四
年三十五年卒子恤翻

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碣之間

唐碣音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

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而猶或不免

坤之六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羣陰既盛故當囊括

以避禍夫以五陽決一陰小人哀微君子道盛故可揚于王庭以聲小人之罪

黨人生昏亂

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

物

橫戶孟翻否音鄙

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

撩連條翻

踐虎狼之

尾以至身被淫刑

被皮義翻

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

以亡不亦悲乎

殲息廉翻

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以尹吉甫美仲山甫者美郭泰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謂申屠蟠得豫

之六二幾居希翻

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海郭

禧為太尉

鮮卑寇并州

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上時掌翻

復為中常侍位特進

秩中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

討降之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

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熲古迴翻郭璞曰蓐席也

與將士

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樂音洛

所向有功

夏四月太尉

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

鄴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

姓譜黃帝冀橋山子孫守冢因

氏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承樂太后屬請下獄死

屬之

欲翻下
追稼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澹人十餘

萬

萬震曰烏潯之地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賢曰烏潯南方之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酒口中

進噉如故劉昫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占西

甌駱越所居谷永招降烏潯開置七縣即此也杜佑曰

烏潯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

南府北朔寧郡管潯呼古翻

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

縣

涼州刺史扶風孟佗

賢曰佗音駝

遣從事任涉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己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

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

以元年疏勒弑其王也任音壬敦煌徒

門翻校戶孝翻龜茲音丘慈

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

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

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初中常

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

誼況遠翻

孟佗資產饒

贍

贍而艷翻

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

言其汎愛無有遺者

奴咸

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

為于偽翻

時賓

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

兩音亮

佗詣讓後至不得進

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

舉羊茹翻

賓客

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

遺于季翻

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

月癸卯地震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聞人襲

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 大疫司徒許訓免以司

空橋玄為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艷為司空

秋七月司空來艷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后執

金吾鄴之女也 司徒橋玄免以太常南陽宗俱為司

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

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

朝直遙
翻饋進

食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

數所角翻
為于偽翻

帝深納

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

供居用
養羊尚翻

曹節王甫疾之誣萌

以謗訕永樂宮

帝母孝仁董太后
所居也樂音洛

下獄死

下獄
稼翻

鮮卑

寇并州

資治通鑑卷五十六